

美、德终身教育现状比较研究

周小粒¹, 王 涛²

(1.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 四川 成都 610066; 2. 四川师范大学 成人教育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6)

[作者简介] 周小粒(1963-), 女, 重庆大足人,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王 涛(1981-), 男, 四川宜宾人, 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硕士生, 主要从事终身教育、成人教育研究。

[摘 要] 美、德两国都先后通过教育法案来促进和保障国家终身教育的开展, 并利用公立和私立院校为民众提供多样的终身教育服务; 两国终身教育体系在资金来源、办学机构、管理等及对终身教育概念的理解等方面又有明显差异。

[关键词] 美国; 德国; 终身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4-0520-05

1919年, 英国成人教育委员会最早提出“终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 后经林德曼(E. Linderman)等学者宣传, 50年代后在欧洲成为一种教育思潮。70年代郎格朗(Lengrand)的《终身教育引论》和埃德加·富尔的《学会生存》使终身教育思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并逐渐成为各国政府教育决策的指导原则。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教育和学习终身化的国家之一, 终身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均十分丰富。而德国是一个推行教育社会化的国家, 虽然关于终身教育的理论研究并不多, 但终身教育的实践却相当广泛, 以成人为对象并为之提供学习机会的主体多种多样, 而且内容丰富多彩。两国在终身教育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发展概况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教育和学习终身化的国家之一。由于收入的大幅增长和自由时间的增多, 机会平等化要求的实现、教育制度的开放化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造成的竞争激烈化等因素, 使人们有了继续学习以进一步自我提升的需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终身教育观念就在美国大力推行。1976年美国在修订高等教育法时, 增订了终身学习法, 使终身教育的理念透过立法、政策、计划而获得落实。另外, 民主精神的贯彻也为终身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支持^[1](第23-27页)。美国通过设立终身教育专管机构, 利用多方资金, 通过公立和私立的成人教育机构推行终身教育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成为西方终身教育的典范。

德国是世界上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 政府每年对教育的投资相当巨大。德国对终身教育的重视和推动始于1970年, 当时德国教育审议委员会制定了“教育制度结构计划”, 明确提出终身学习是社会、科技与经济发展的一项关键。德国认为终身教育是人们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所必须经历的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合力使终身教育朝着统一、协调和综合的方向发展。为促进终身教育

的发展,德国政府还推出带薪教育休假制度,对参加继续教育的人予以经济资助,以保障终身教育的推广^[2](第351-355页)。

二、美、德两国终身教育现状的比较

(一)对终身教育概念的理解

终身教育早已成为世人熟知的名词,常被视为“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会教育”的代名词。但事实上,终身教育是个综合性的概念,迄今仍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3](第60-61页)。美、德两国对于终身教育概念理解的侧重点具有明显的差异:美国的观点认为,终身教育包含人一生之中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学习以获取私人、社会和专业生活的最大发展。它重视教育的整体性,只要能获得知识技能,不论是在家庭、学校、社区、工作场所,或通过大众传媒和其他情境、结构,都是学习。终身教育的概念强调个人一生的全面、持续地发展,即终身教育应该由出生延续到死亡,这和“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会教育”等的着眼点——从学校毕业后的一生或人生的某阶段到死亡,显然不同^[2](第247-250页)。德国传统的终身教育观点认为,终身教育是指成人的扩充教育,主要包括成人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是指有一定连续性和有组织的教与学的活动,如民众高等学校和大学扩充教育等;广义的则包括广播、电视、图书馆等社会教育。终身教育是以成年人对象的一种社会教育,是无止境的并不限于某个固定年龄阶段的教育^[4](第347-350页)。由于他们对终身教育概念理解的不同,导致了两国在终身教育实践上的差异性。

(二)终身教育的主要结构

美国终身教育的最大特点便是多元化和实用性。且其多元化和实用性完全是在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之下围绕着终身学习这一“市场机构”并按照“商品经济”的供需原则而运作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附属的“未来学习社会委员会”(Future Direction for a Learning Society, FDLS)认为,美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框架由五个部分组成,即资源的供给者(各州和地方联邦政府、企业、财团、教会和宗教团体成人学习者和家族)、调整者(联邦政府诸机构州政府诸机构基准判定机构专门的职业团体、劳动工会、政治利益集团)、竞争者(正规教育机构、其他各类教育机构)、中介者(宣传媒体、学习顾问机构、出版业者、考试机构)和需要者(成人学习者市场)^[4](第168-185页)。

美国终身教育结构的首要部分是资源的供给者。首先,终身教育多样化的实施及其推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各财团的大力支持和无偿援助。其次,当资金和具体的学习机构相结合时,就需要各种各样专门进行协调工作的中介组织来对各种学习机会进行调整。这种组织是为了保证与鉴定教育的质量和保障学习者能受到最适合本人需要的教育。再次,在资金提供给具体实施终身学习的组织之前,正规与非正规的教育机构之间,以及同一类型组织内部也要展开竞争,以决定谁最有资格获得资金和学习资源。与此同时,虽然学习的机会多种多样,但要快速准确地提供给学习者,还需要一个中介机构,为广大学习者提供学习情报。最后一个环节便是学习的需要者,即广大的成人学习者。

美国终身教育结构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与终身教育、成人教育相关的立法非常多。如1914年的史密斯·雷佛法案(Smith-lever Act)、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法案(Smith-Hughes Act)、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1966年的成人教育法(The adult education Act)和1973年的综合雇佣和训练法案(The 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ct)等。这些法案都是美国终身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在法案立法通过之后,都有相应的机构负责计划、管理、实施、追踪,如根据史密斯·雷佛法案建立的“合作推广服务”方案,由农业部负责;根据综合雇佣和训练法案设置的方案,由劳工部负责,其下又有许多的机构配合实施^[5](第451-452页)。

德国的终身教育结构比美国则显得简练和实用。首先,终身教育的资金来源分为政府供给和私人赞助两个部分。私立学校的经费大部分由私人负责,小部分由政府辅助,公立学校的经费则由联邦、邦

乡镇三级政府全部负担。其次,国家教育机构在终身教育体系中扮演着宏观调控的角色:为终身教育提供广泛的、弹性的方针,使各参与终身教育的机构团体能迅速交换与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并将一切措施限定在法律的范围以内,保证提供经费给办理终身教育的机构^[5](第 373-380 页)。而地方教育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国家教育机构,保证终身教育的顺利开展。

综上所述,两国的终身教育结构体系具有一些相似之处:都通过一系列的终身教育和成人教育法案来保障终身教育的开展;利用公立和私立两类院校同时为广大学习者提供形式多样的终身教育服务;政府机构在终身教育的推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首先在教育资金的来源上,美国主要是利用各财团、企业或私人的赞助或捐款;而德国,公立学院的资金全部由各级政府部门负担,私立院校的部分资金也要由政府承担。这样一来,美国的终身教育管理机构在财政上的压力得到了减轻,但同时对资金的调控作用也变弱了,而德国则相反。其次,在美国的终身教育体系中,民间团体、社会机构、非营利或非政府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参与既分担了政府的压力,又起到了监督和评价的作用,却降低了政府的宏观控制力度。而德国的政府机构在终身教育的发展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德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政府的原则是凡民营单位能够经营的地方政府绝不过问。但是在教育领域,德国政府认为这是事关国家的大业,尽量由政府经办。最后,美国的终身教育体制体现出强烈的市场经济特色,自由竞争为终身教育的发展带来了生机,构成良性的动态循环系统,但同时也造成了某些无序发展和混乱竞争。而在德国,由于是政府出面主持终身教育,控制更为严谨、组织更加有序,更符合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

(三)实施终身教育的机构

美国和德国推行和实施终身教育的机构形式多样,大体可分为公立和私立两大类。但最具有代表性的,乃是美国的社区学院和德国的国民高等学校。

社区学院是美国特有的一种新兴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说是终身教育理想的表率。社区学院的出现为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开辟了一条新途径。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社区学院更以其全新和特有的面貌及功能,在全美迅速推广和普及。国民高等学校乃是德国终身教育的中心。它以成人为主要对象,提供各种各样的学习机构,有力地推动了德国终身教育的发展。详见下表:

学校类型 比较项类	美国社区学院	德国国民高等学校
经费来源	学生学费、当地税收和 州政府的拨款。 州政府拨款达 60% 以上 ^[6] (第 32-35 页)。	学费、社区补助和邦政府补助, 三者的比例大致相当, 各占 30% 左右比例 ^[7] (第 17-21 页)
课程设置	包括三类课程: 职业教育课程; 综合性的一般教育课程; 为转入大学 后期学习的课程。 所有的教学科目 及课程与社区居民的实际密切相关, 包括商业、美术、社区服务、建筑、表演、教育等几十项 ^[8] (第 14-19 页)。	有 12 个主题领域: 社会、历史、政治; 教育、心理、哲学; 艺术; 地理; 数学、自然科学和科技; 管理和商业; 语言; 创作技巧; 家庭管理与家务技巧; 健康教育; 文凭提升教育; 其它课程 ^[9] (第 45-52 页)。
学生构成	采用开放式入学制。 学生人数众多, 代表了社会各个阶层。 对复员 军人等学生予以特别资助 ^[9] (第 12-23 页)。	女性占 60%, 25 至 50 岁占 59%。 各专业都有针对老人、文盲、失业者、残障等特殊群体开设的课程 ^[10] 。
教职工构成	教职员 工 80% 为兼职。 而且兼职教师中超过一半为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 ^[11] 。	教师分为 全职和兼职, 各占 50%。 女性超过 60% ^[9] (第 60-64 页)。
教学手段	手段多样, 如面授、网 上学习、观看录像、收听广播等 ^[12] (第 45-49 页)。	以传统的课堂教学为主, 互联网教学为重要补充。

学校类型 比较项类	美国社区学院	德国国民高等学校
教学目标	促使高等教育普及化, 一切以社区为中心, 为社区服务; 提供职业教育; 为升入四年制的学院和大学做准备。	提供公共教育文化的宽广架构, 满足时代的需求; 为公民的职业发展服务 ^[6] (第 53 页)。
行政管理	由州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有的设有专门的社区学院委员会, 下设主管社区学院工作的主任, 指挥行政处、财政处、研究处、规划处、教务处的运行, 领导各社区学院的院长。	德国国民高等学校协会为总机构, 下设各邦的社区成人教育协会, 下设一般行政部門、财政部門和人事部門指导各校工作。并设三个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13] (第 265-272 页)。

由此可见, 两国在终身教育的核心推行机构——社区学院和国民高等学校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如课程设置广泛、面向全体需要接受教育的公民、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发展多种教学手段、有专门机构进行行政管理等。与此同时, 两者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 在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上, 美国社区学院还要提供为大学教育做准备的一些普通教育, 而德国国民高等学校基本是瞄准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 更有针对性; 在教师的构成上, 美国采用了灵活但不稳定的兼职教师作为教职工主体, 德国是两者兼而有之, 灵活性与稳定性兼顾。

三、美、德两国终身教育发展现状对我国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启示

美、德两国在终身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对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有较大的借鉴作用。首先, 美、德两国与终身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非常多。完备的法案是两国终身教育快速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其次, 美、德两国均主张办学机构多元化, 一方面减轻政府主管部门的压力, 另一方面还能从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14] (第 339-366 页)。再次, 美、德两国在课程的设置上都重视职业技能和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使成人在不受压力之下接受教育, 不主张文凭教育^[15] (第 91-118 页)。最后, 两国均注意满足残障者、失业者、妇女、老年人、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的教育需要。注重终身教育的普遍性, 对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照顾^[14] (第 318 页)。在终身教育的推行过程中, 美、德两国都特别注重运用互联网发展远程教育, 通过发展成人远距离教学服务以支持终身教育的推广。美国国会于 1999 年成立了国家网络教育委员会, 而德国早在 1996 年便开始推行“学校网络计划”^[16] (第 105-114 页)。

综上所述, 由于我国的终身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的立法还比较缺乏。为了保证终身教育体系长期快速有序的发展, 我们应该尽快加强相关法规的建设。同时, 我国还应该加大社会办学的范围, 让更多的非官方力量加入到终身教育体系中来。但需要注意的是, 政府部门仍然要发挥主导作用, 避免多元化带来的无序竞争和无计划发展。此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特殊群体的绝对数量仍然较大。为了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 终身教育应担当起教育弱势群体的重要责任。

[参 考 文 献]

[1] Brookfield, S. Life-long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niversity Adult Education, 1994, (6).

[2] 台湾比较教育学会. 终身教育[M]. 台北: 台湾书店出版社, 1995.

[3] Jarvis, P. Paradoxes of the Learning Society [C].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Life-long Learning. London: Kogan Page, 1998.

[4] 吴尊民. 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 [5] 台湾成人教育学会. 终身学习与教育改革[M] . 台北: 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出版, 2000.
- [6] 台湾社区教育学会. 各国社区教育现况[M] . 台北: 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出版, 1999.
- [7] Ranson, S. Towards the learning society [M] . New York; Cassell, 1994.
- [8] Strategic Plan for the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R] .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orking Document (ED381565), 1994.
- [9] America 2000: An education strategy[R] .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1.
- [10] Activit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ducation, European Union[DB/OL] . [http:// europa. eu. int/ pol/ educ/ index_ en. htm](http://europa.eu.int/pol/educ/index_en.htm), 2004-12-04.
- [11] Edelson, P. J. Adult Education in the USA: Issues and Trends[DB/OL] . [http:// www. die- frankfurt. de/ esprid/](http://www.die-frankfurt.de/esprid/), 2004-09-07.
- [12] Merriam, S. B. & Brockett, R. C. The Profession and Practices of Adult Education[M] . New York: Jossey-Bass 1997.
- [13] 黄富顺. 比较终身教育[M] .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3.
- [14] 台湾成人教育学会. 学习社会[M] . 台北: 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出版, 2000.
- [15] 台湾社区教育协会. 学习型社区[M] . 台北: 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出版, 2001.
- [16] Garrison, D. R. & Terry Anderson. E-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M] .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3.

(责任编辑 涂文迁)

Comparison on Life-long Education between USA and Germany

ZHOU Xiaoli¹, WANG Tao²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Sichuan, China;

2. Adult Education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Sichuan, China)

Biographies: ZHOU Xiaoli(1963-),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Germany history & American history; WANG Tao (1981-), male, Graduate, Adult Education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life-long education and adult education.

Abstract: Both America and Germany have established education act to accelerate and ensure their life-long education. These two countries also use public and private colleges to provide various life-long education services to their people. But they also have obvious difference in funding, school-running, manag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long education.

Key words: America; Germany; life-long education